

doi: 10.7621/cjarrp.1005-9121.20220714

• 问题研究 •

劳动力外流阻断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 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钱力, 张轲[※]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蚌埠 233030)

摘要 [目的] 通过分析劳动力在外流过程中能否阻断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 以及研究提升人力资本在此过程中的影响, 为未来相对贫困的治理提供借鉴。[方法] 文章基于代际传递视角,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 通过构建 AlKire-Foster (A-F) 模型, 测度我国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 Logit 模型研究劳动力外流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 最后采用列联表分析人力资本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结果] 我国劳动力外流人口整体上不存在严重的极端多维相对贫困, 并且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有所改善; 劳动力外流人口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存在严重且长期的相对贫困; 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存在代际传递问题, 并且父亲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对子代的影响明显高于母亲; 西部地区存在极端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 中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程度更深; 在劳动力外流的过程中提升人力资本存量能够有效阻断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结论] 父代应以身作则, 正向影响子代成长; 提高政府专项扶贫中人力资本扶贫资金比重, 完善地方政府关于未成年子女教育和健康考核体系;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保障群众普遍受益。

关键词 劳动力外流 多维相对贫困 代际传递 人力资本 AlKire-Foster 模型

中图分类号: F06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121[2022]07-0132-12

0 引言

近年来,“富二代”“穷二代”等现象屡见不鲜,反映了社会对阶层固化的担忧,折射出我国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已日趋严峻^[1]。贫困家庭的子代为了逃离贫困代际传递的陷阱,选择外流获得更高的收入,与此同时迁移和心理等成本也随之增加,使得贫困可能更具脆弱性。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国步入后脱贫时代,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将向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转变。其中,多维性是相对贫困的重要属性^[2],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是长期相对贫困的极端形式,会加剧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如何有效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摆脱相对贫困的恶性循环是我国需要全力攻克的难题。舒尔茨最早提出产生贫困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穷人大量增殖”^[3]。同时有研究表明贫困家庭的儿童通过复制其父代的人力资本而重演贫困,佐证了上述的观点。可见人力资本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对于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来说,人力资本是否依然能够起到“阻断”作用,这个问题很有研究价值。基于此,对劳动力流动家庭的相对贫困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劳动力外流家庭是否还存在

收稿日期: 2021-11-05

作者简介: 钱力(1981—),男,安徽滁州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与农村经济

※通讯作者: 张轲(1997—),女,安徽淮南人,硕士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Email: zhangke0552@163.com

*资助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百年发展史研究”(20&ZD016);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AHSKQ2021D159);安徽财经大学校级科研重大项目“乡村振兴战略的经济福利效应研究”(ACKYA21002)

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人力资本对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效应,以期为未来相对贫困的治理提供借鉴。

随着我国扶贫工作的深入,扶贫政策的边际成本逐渐上升,劳动力外流成为贫困家庭自发的经济行为。相关研究表明劳动力外流在宏观上能促进经济增长^[4],最优化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5],在微观上影响家庭的行为选择,提升家庭的储蓄率^[6]。外流不仅能降低家庭的贫困概率^[7],对减缓多维贫困也有积极影响^[8],但同时也增加了社区的离婚率^[9]。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不同层面出发研究影响劳动力外流决策的因素^[10],以期引导劳动力更有效率地流动。一些研究是围绕劳动力外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展开的,认为劳动力外流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1],但也有研究通过检验长短期效应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12],不同结论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统计误差的存在^[13]。

我国居民的多维贫困存在明显的代际传递性^[14],不利于和谐发展和实现永久化脱贫,因此,厘清贫困代际的动态传递路径和阻断机制是进行政策设计和干预的前提。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居民存在明显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15],发现农民工家庭与一般家庭存在显著的收入代际差异^[16]。有的研究指出职业收入、子代的教育程度和技能状况等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17],也有研究认为拥有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少^[18]、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增加知识实现社会等级再生产^[19]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能力越强越能脱离贫困恶性循环^[20]。也有一些学者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角度,回答了教育能够增加贫困人群的收入和机会、提升其技能^[21],缩小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22],进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23]。

自“能力贫困”观点提出后^[24],贫困的研究视角逐渐由单一收入维度向多维度转变,相对贫困指标体系构建具有复杂性。国际上多维相对贫困维度大都包括教育、健康、生活水平,也有研究根据具体情况增添如收入、家庭资产等维度^[25]。测度方法上,在原有主流A-F模型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不小于1/5维度的贫困都可定义为“多维相对贫困”^[26]。一些研究表明相对贫困家庭受个体以及户籍制度因素影响,贫困的多维性呈现差异^[27],最明显的是收入,其次是教育^[28]。教育是影响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29],由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可知,教育一方面可以提升相对贫困家庭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帮助其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30],另一方面通过文凭的“信号释放”作用促使个人进入专业技术岗位,获得较高薪资。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形成了丰富的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文章边际贡献如下:第一,将劳动力外流、多维相对贫困和代际传递放在一个分析框架里,为相应的阻滞返贫与构建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提供理论支撑;第二,引入人力资本视角,检验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外流人口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作用,为阻断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研究提供经验证据;第三,增添社会保障和信息条件维度,丰富了多维相对贫困内涵和研究维度;第四,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样本涵盖范围广、代表性强,可以系统展示家庭相对贫困的动态过程。

1 理论分析

1.1 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基础

贫困代际传递概念是从社会学的阶级继承和地位获取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父母的贫困和家庭内部导致贫困的因素传递给后代的一种恶性遗传链。研究认为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与文化、政策和经济结构相关,Lewis^[31]首先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认为穷人形成了一套特定的文化系统、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在社会文化中与其他社会成员隔离开来,Mead^[32]强调由于长期接受政策救济使得贫困家庭产生福利依赖,Gary^[33]通过研究发现经济资源有助于儿童人力资本的发展,而贫困家庭缺乏接触经济资源的机会,这也是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在经济结构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中,人力资本起着关键作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提到贫穷会影响学生人力资本的能力,由于贫困家庭的学生对追求安稳的家庭和正常的生活需求占据的精力过多,从而影响学习能力,因此,在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循环当中也存在所谓的马太效应即“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现象。

1.2 迁移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

父代家庭可能由于受到自然环境、交通等条件的限制,缺乏生产资料,发展动力不足产生相对贫困,或者可能因医疗费用、成员教育支出等产生相对贫困。尤其对于处在社交网络受限的贫困家庭,子代很可能通过复制父代的相对贫困和导致相对贫困的一系列因素,重复父代相对贫困的境遇。在“中心—外围”理论中,地区间实际工资的差异促进了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子代为了逃离“贫困代际传递陷阱”,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选择迁移。迁移决策影响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路径(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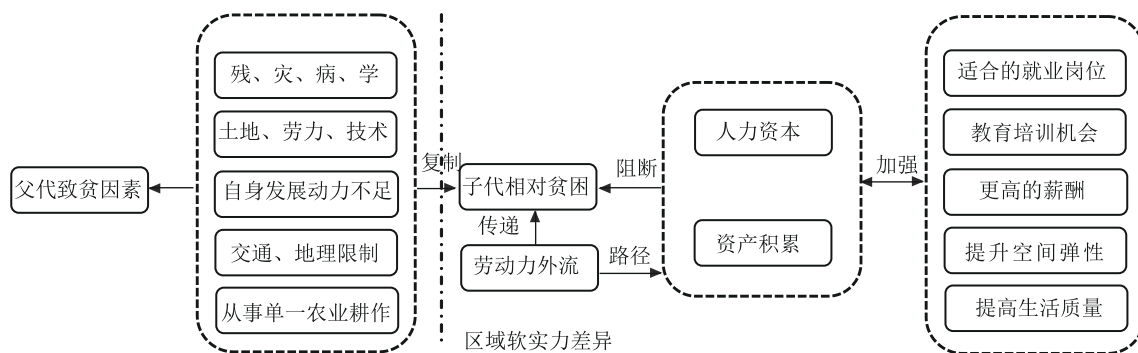


图1 劳动力外流与贫困代际传递关系

在劳动力外流的过程中,为了能够在新地区扎根,外流人口选择参加培训以提升技能水平,培育自身人力资本,来获得合适且较高层次的工作岗位,提升工资收入,改善生活质量。同时为了防止发达地区挤出低技能劳动力,劳动力更加注重自身人力资本的提升。循环往复,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提升空间,进而阻断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

1.3 人力资本的“阻断”作用

在迁移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诸多路径中,最为关键的是迁移者改善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流动可以促使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不断优化组合,将潜在的经济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劳动者通过“干中学”获得专业化知识,实现价值增值。同时,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也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率,使得生产收益递增。提升人力资本存量使得劳动者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获得高技能工作的机会,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能够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收入和消费水平也能得到升级,在生活水平方面可以发生“质”的改变。因此,提升人力资本具有降低相对贫困发生率和阻断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恶性循环的功能。

2 研究方法 with 数据说明

2.1 模型设定

采用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测算多维相对贫困情况,具体通过3个步骤完成,第1步是识别,第2步是测算,第3步是分解。

2.1.1 多维相对贫困的识别

第一,构建 N 行 D 列的矩阵 Y ,表示 N 个农户的 D 个剥夺指标,其中元素 y_{ij} 表示第 i 个农户在剥夺指标 j 的取值。构建 $1 \times D$ 的剥夺矩阵 Z ,其中元素 z_j 表示剥夺临界值。设定 $N \times D$ 的矩阵 g^0 ,其元素 g_{ij}^0 的取值情况为:

$$g_{ij}^0 = \begin{cases} 0, & y_{ij} > z_j \\ 1, & y_{ij} \leq z_j \end{cases} \quad (1)$$

式(1)中,取值为0时,表示农户 i 在 j 剥夺指标维度未遭受剥夺,取值为1时表示遭受剥夺。

第二, 构建1行D列的权重矩阵 W , w_j 为维度 j 的权重, 满足 $0 < w_j < 1$, 且 $\sum_{j=1}^D w_j = 1$ 。

第三, 计算剥夺得分和判断农户是否存在多维相对贫困。农户 i 的剥夺得分表达式为:

$$c_i = \sum_{j=1}^D w_j g_{ij}^0 \quad (2)$$

式(2)中, c_i 得分越高表明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就越高, 得分越低表明程度越低。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设定多维相对贫困剥夺临界值 K , 通过比较 c_i 与 K 的大小构建多维相对贫困识别函数 $\rho_k(Y_i, Z)$, 判定农户是否处于多维相对贫困状态, 公式为:

$$\rho_k(Y_i, Z) \begin{cases} = 0, & K > c_i \\ = 1, & K \leq c_i \end{cases} \quad (3)$$

式(3)中, $\rho_k(Y_i, Z)$ 取值为0时, 表示农户 i 未处于多维相对贫困状态, 反之则表示农户 i 陷于多维相对贫困状态。

2.1.2 多维相对贫困的测算

在识别的基础上, 进一步计算出 N 个农户中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农户数 q , 公式为:

$$q = \sum_{i=1}^N \rho_k(Y_i, Z) \quad (4)$$

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 $H = q/N$, 由于它对剥夺指标增减的敏感性较差, 进一步设计一个刻画贫困的指标 A , 即多维相对贫困平均缺失份额, 公式为:

$$g_{ij}^0(k) = g_{ij}^0 \rho_k(Y_i, Z) \quad (5)$$

$$|g_{ij}^0(k)| = \sum_{j=1}^D \sum_{i=1}^N g_{ij}^0(k) \quad (6)$$

$$A = |g_{ij}^0(k)| / qd \quad (7)$$

计算出多维相对贫困平均缺失份额 A 和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 H 两个指标后, 则可计算出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MPI , 公式为:

$$MPI = HA = |g_{ij}^0(k)| / Nd \quad (8)$$

2.1.3 多维相对贫困的分解

多维相对贫困指数按照维度分解公式为:

$$M_j = \left[(q_j / N) \times w_j \right] / MPI \quad (9)$$

式(9)中, M_j 为维度 j 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率, q_j 为在维度 j 处于剥夺的多维相对贫困个体总数。

2.2 变量选取

关于多维相对贫困指标的选取, 参考了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的测算维度即教育、健康、生活水平维度, 并借鉴相关研究, 基于数据可得性原则, 增添了家庭资产、社会保障和信息条件维度, 共6个维度, 11个测算指标, 在赋予权重方面, 采取了国际通用的各维度间赋予相同权重, 维度内各指标设定权重相等的做法(表1)。

2.3 数据说明

该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 该数据库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 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 包括教育、健康、家庭关系动态等多项研究主题, 反映社会、经济、人口等的变化,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基于研究问题与数据可得性原则, 对初始样本数据进行以下处理:(1)识别家庭成员中具有外出打工的家庭, 筛选具有劳动力外流家庭的户主的基本信息, 完

表1 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设定

维度	指标	剥夺临界值	权重
教育	受教育程度	少于9年被视为剥夺	1/6
健康	健康状况	不健康被视为剥夺	1/6
生活水平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低于当年相对贫困线 1.129 12 万元视为剥夺	1/18
	做饭用水	未净化的水源视为剥夺	1/18
	做饭燃料	为柴草或者煤炭被视为剥夺	1/18
家庭资产	独立住房	不拥有视为剥夺	1/24
	金融资产总额	金融资产总额低于 5 240 元视为剥夺	1/24
	土地资产	不拥有土地资产视为剥夺	1/24
	耐用品价值	家中所有耐用消费品总价值低于 4 000 元被视为剥夺	1/24
社会保障	医疗保险	不享有任何医疗保险视为剥夺	1/6
信息条件	手机与电脑的使用情况	两者都不使用视为剥夺	1/6

善其所在家庭资产等的样本数据；(2) 根据所筛选的具有劳动力外流家庭的样本数据，在库中寻找对应的父代（父、母亲）数据，完善父代基本信息；(3) 匹配具有劳动力外流家庭户主与其父母信息的样本数据；(4) 剔除不相关变量、异常值与缺失值；经处理后，获得具有劳动力外流家庭的家庭层面有效数据 4 745 户，包含父代家庭层面数据共 1.423 5 万户，共 17.082 0 万个实际观测值。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与维度分解

3.1.1 多维相对贫困测度

利用样本数据采用 A-F 模型计算相对贫困发生率、平均剥夺份额、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以测度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同时设定剥夺临界值 K 分别为 1/6、2/6、3/6、4/6、5/6、1，得出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K 值大于等于 2/6 时即为多维相对贫困，随着 K 值的增大，即面临更为严峻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

表2 多维相对贫困测度

剥夺值 K	相对贫困发生率 H			平均剥夺份额 A			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MPI		
	父亲	母亲	子代	父亲	母亲	子代	父亲	母亲	子代
1/6	0.792	0.787	0.760	0.376	0.371	0.361	0.298	0.291	0.275
2/6	0.447	0.428	0.385	0.457	0.450	0.444	0.205	0.193	0.171
3/6	0.179	0.158	0.121	0.550	0.544	0.556	0.098	0.086	0.067
4/6	0.042	0.035	0.020	0.667	0.663	0.671	0.028	0.023	0.013
5/6	0.004	0.003	0.001	0.765	0.747	0.758	0.003	0.002	0.001
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如表 2 所示，当剥夺临界值为 1/6 时，父亲和母亲的相对贫困发生率分别为 79.2%、78.7%，子代为 76.0%，可看出相较父代来说，子代的相对贫困状况有所改善，但父子两代仍有大多数人处于相对贫困境况。父亲、母亲和子代的平均剥夺份额为 37.6%、37.1%、36.1%，相对贫困指数为 0.298、0.291、0.275；随着剥夺临界值 K 的提升，父子两代相对贫困发生率和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均在下降，当 K 提升到 5/6 及以上时，父子两代的相对贫困发生率和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较小；当剥夺临界值 K 增加到 1 时，父子两代的相对贫困发生率和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均为 0；从父代的性别比较来看，父亲的相对贫困发生率和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均明显高于母亲，说明男性的多维相对贫困问题较为严峻；从代际的角度来看，在剥夺临界值 K 取任何值的情况下，子代的相对贫困发生率和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均明显低于父代，说明子代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较父代有所改善。且随着 K 值增大，相对贫困发生率趋向于 0，由此可知整体上不存在严重的极端多

维相对贫困。

3.1.2 维度分解

为了对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进一步分析,了解不同维度对劳动力外流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贡献,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进行分解,由于当 K 大于 $5/6$ 时,相对贫困发生率较低,因此这里的 K 只取到 $5/6$,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

如表3所示,不管 K 值取多少,父子代教育维度的多维相对贫困贡献率均较高;在大多数 K 值下,健康对子代的多维相对贫困贡献率明显低于父代;生活水平维度对父子代的多维相对贫困贡献率均较高,且子代没有明显改善迹象;在大多数 K 值下,与父代相比,社会保障维度对子代的多维相对贫困贡献率略低;在信息条件维度,子代的多维相对贫困贡献率明显高于父代。同时,在大多数 K 值下,母亲在健康、家庭资产、信息条件维度的多维相对贫困贡献率比父亲高,而在教育、生活水平、社会保障维度的贡献率比父亲低。

表3 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维度分解

变量		$K=1/6$	$K=2/6$	$K=3/6$	$K=4/6$	$K=5/6$
教育	父亲	0.302	0.296	0.276	0.241	0.218
	母亲	0.281	0.277	0.265	0.245	0.223
	子代	0.301	0.281	0.266	0.249	0.220
健康	父亲	0.074	0.094	0.117	0.150	0.218
	母亲	0.072	0.098	0.129	0.159	0.223
	子代	0.032	0.045	0.068	0.094	0.220
生活水平	父亲	0.177	0.173	0.173	0.177	0.158
	母亲	0.179	0.170	0.165	0.169	0.149
	子代	0.167	0.165	0.172	0.176	0.171
家庭资产	父亲	0.141	0.131	0.121	0.120	0.122
	母亲	0.143	0.133	0.125	0.123	0.124
	子代	0.158	0.145	0.134	0.130	0.110
社会保障	父亲	0.175	0.190	0.209	0.205	0.218
	母亲	0.180	0.201	0.212	0.216	0.223
	子代	0.177	0.172	0.178	0.195	0.220
信息条件	父亲	0.188	0.211	0.229	0.226	0.218
	母亲	0.192	0.215	0.232	0.215	0.223
	子代	0.188	0.263	0.267	0.246	0.220

3.2 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分析

3.2.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为了解父代的多维相对贫困对其子代的影响差异,将父亲、母亲、子代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设置成虚拟变量,即存在多维相对贫困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另外,在模型中引入个体、家庭、社区方面的控制变量。同时,选取临界值 K 为 $1/6$ 、 $2/6$ 、 $3/6$ 、 $4/6$ 时我国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进行研究,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展示如表4。

模型中所有变量的赋值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4所示,包含子代、父代在各个 K 值下的相对贫困状况和地区变量以及涉及个体、家庭、社区层面控制变量。由表中均值情况可知相较于父亲、母亲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子代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有所改善。

3.2.2 Logit 回归分析

鉴于被解释变量子代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为定性变量,采用二元Logit模型。在上述父代异质性分析的基础上,添加父母亲多维相对贫困交叉项取值观察原生家庭处于多维相对贫困时对子代的影响,结果如表5。

由表5可以看出, K 取任何值时,父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母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父母亲多维相对贫困交叉项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通过检验,回归系数符号为正,同时所对应的概率比0均大于1,表明劳动力外流人口存在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如当 K 取 $3/6$ 时,父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母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父母亲多维相对贫困交叉项分别为44.440、16.502、25.253,这表明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子代的多维相对贫困概率,是父亲处于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比父亲不处于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的44.440倍,是母亲处于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比母亲不处于的16.502倍,是父母处于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比父母不处于的25.253倍,说明父代处于多维相对贫困更易使子代陷入贫困陷阱。在任意 K 值上,父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对应的概率比均大于母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说明父亲处于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比母亲处于多维相对贫困对子代的影响更大。随着 K 的提升,父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母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父母亲多维相对贫困交叉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剥夺临界值K及定义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子代多维相对贫困状况 CMRP	1/6	4 745	0.760	0.427	0	1	
	2/6	4 745	0.385	0.487	0	1	
	3/6	4 745	0.121	0.326	0	1	
	4/6	4 745	0.020	0.139	0	1	
父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 FMRP	1/6	4 745	0.792	0.406	0	1	
	2/6	4 745	0.447	0.497	0	1	
	3/6	4 745	0.179	0.383	0	1	
	4/6	4 745	0.042	0.200	0	1	
母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 MMRP	1/6	4 745	0.787	0.410	0	1	
	2/6	4 745	0.428	0.495	0	1	
	3/6	4 745	0.158	0.365	0	1	
	4/6	4 745	0.035	0.183	0	1	
地区变量	地区	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赋值1~3	4 745	1.936	0.818	1	3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受教育年限	按受教育年限赋值0~19	4 745	5.545	6.183	0	19
	健康状况	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非常健康分别赋值1~5	4 745	2.959	1.196	1	5
	性别	0=女,1=男	4 745	0.568	0.495	0	1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0~2 000,2 000~1万,1万~2万,2万~3万,3万~5万,5万以上分别赋值1~6	4 745	3.289	1.218	1	6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独立住房	0=有,1=否	4 745	0.167	0.373	0	1
	家庭人口规模	个	4 745	4.173	2.008	1	15
社区层面控制变量	做饭用水	未净化的水源赋值1,其他赋值0	4 745	0.296	0.457	0	1
	做饭燃料	柴草或煤炭赋值1,其他赋值0	4 745	0.309	0.462	0	1

项对应的概率比也不断提升,说明极端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更为严重。受教育情况、健康状况、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人口规模均对子代的多维相对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达到减贫作用。在不同K值下,得出的结论具有一致性,说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4 进一步分析

4.1 空间异质性分析

为了解不同地区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状况,进行空间分布的异质性分析,进一步研究东、中、西地区劳动力外流人口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状况的差异情况。选取临界值K为1/6、4/6进行研究,K取1/6时,不同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状况如表6。

在K取1/6时,不同地区父亲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对子代的影响大于母亲;中部地区的父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母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父母亲多维相对贫困交叉项对应的概率比O均大于东、西部地区,说明此时中部地区的父代处于多维相对贫困时,子代更易陷入相对贫困状态。

提升K值,取K为4/6时,了解不同地区的极端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状况,结果如表7。

由表7可以看出,在K取4/6时,不同地区父亲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对子代的影响仍然大于母亲。与K取1/6相比,K值提高到4/6时,不同地区父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母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父母亲多维相对贫困交叉项对应的概率比也随之增大,说明极端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性更为明显;同时相对中、东地区来说,西部地区极端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更加严峻。

4.2 列联表分析

从上述对劳动力外流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到,子父代的教育相对贫困现象比较严重;从回归分析可看出劳动力外流人口之间存在较为严峻的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而以子代受

表 5 Logit 模型回归

变量	K=1/6			K=2/6			K=3/6			K=4/6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父亲多维相 C	3.189***			3.019***			3.794***			4.709***		
对贫困状况	(0.140)			(0.097)			(0.149)			(0.316)		
O	24.272***			20.465***			44.440***			110.956***		
	(3.388)			(1.976)			(6.602)			(35.013)		
母亲多维相 C		2.714***			2.735***			2.803***			3.413***	
对贫困状况		(0.125)			(0.089)			(0.127)			(0.304)	
O		15.094***			15.409***			16.502***			30.351***	
		(1.887)			(1.373)			(2.097)			(9.216)	
父母亲多维 C			3.080***			3.036***			3.229***			4.011***
相对贫困			(0.128)			(0.0980)			(0.148)			(0.355)
交叉项 O			21.765***			20.824***			25.253***			55.223***
			(2.776)			(2.041)			(3.729)			(19.597)
受教育年限	-0.299***	-0.279***	-0.297***	-0.173***	-0.158***	-0.173***	-0.218***	-0.182***	-0.198***	-0.255***	-0.236***	-0.241***
	(0.011)	(0.010)	(0.011)	(0.008)	(0.007)	(0.008)	(0.014)	(0.012)	(0.013)	(0.035)	(0.0327)	(0.034)
健康状况	-0.656***	-0.620***	-0.627***	-0.183***	-0.207***	-0.160***	-0.266***	-0.174***	-0.173***	-0.361***	-0.243**	-0.250**
	(0.045)	(0.043)	(0.045)	(0.034)	(0.033)	(0.034)	(0.052)	(0.045)	(0.047)	(0.113)	(0.101)	(0.104)
性别	0.0679	0.0470	0.0244	0.447***	0.229***	0.226***	0.239*	-0.148	-0.222*	-0.175	-0.515**	-0.585**
	(0.104)	(0.101)	(0.106)	(0.087)	(0.084)	(0.086)	(0.131)	(0.115)	(0.117)	(0.291)	(0.251)	(0.258)
家庭人均	-0.291***	-0.283***	-0.259***	-0.328***	-0.346***	-0.334***	-0.451***	-0.472***	-0.462***	-0.343**	-0.485***	-0.501***
可支配收入	(0.044)	(0.042)	(0.044)	(0.038)	(0.038)	(0.039)	(0.065)	(0.060)	(0.061)	(0.165)	(0.147)	(0.152)
独立住房	0.443***	0.483***	0.471***	0.112	0.172	0.175	0.767***	0.629***	0.660***	0.893**	0.979***	0.917**
	(0.131)	(0.127)	(0.133)	(0.116)	(0.115)	(0.118)	(0.182)	(0.166)	(0.171)	(0.425)	(0.373)	(0.383)
家庭人口规模	-0.0625**	-0.0444*	-0.025	-0.090***	-0.077***	-0.0643***	-0.109***	-0.0838***	-0.0693**	-0.0983	-0.072	-0.100
	(0.027)	(0.027)	(0.028)	(0.022)	(0.022)	(0.022)	(0.035)	(0.030)	(0.031)	(0.080)	(0.067)	(0.069)
做饭用水	0.970***	0.920***	0.955***	0.427***	0.375***	0.349***	0.588***	0.581***	0.567***	0.448	0.853***	0.840***
	(0.121)	(0.117)	(0.124)	(0.086)	(0.085)	(0.0861)	(0.126)	(0.114)	(0.115)	(0.294)	(0.246)	(0.252)
做饭燃料	0.895***	0.980***	0.997***	0.523***	0.705***	0.664***	1.003***	1.255***	1.236***	1.381***	1.752***	1.672***
	(0.123)	(0.120)	(0.127)	(0.089)	(0.087)	(0.088)	(0.126)	(0.114)	(0.115)	(0.323)	(0.284)	(0.288)
常数项	3.810***	3.780***	3.754***	0.253	0.542**	0.524**	-0.890**	-0.596*	-0.517*	-3.040***	-2.547***	-2.225***
	(0.305)	(0.295)	(0.308)	(0.230)	(0.225)	(0.229)	(0.346)	(0.307)	(0.312)	(0.813)	(0.685)	(0.710)
伪决定系数 R ²	0.458	0.430	0.474	0.361	0.337	0.359	0.455	0.342	0.354	0.533	0.353	0.370

注：表 5 中***、**、*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教育程度等的人力资本变量提升对其多维相对贫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达到减贫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人力资本的投资对劳动力外流人口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利用列联表分析不同人力资本存量下子代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与其父代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关联性。其中，K 取 1/6，人力资本存量采用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变量测算。

由表 8 可以看出，在不同人力资本存量下卡方检验结果显示的关联显著性 Pearson chi² 对应的 P 值均较小，同时关联强度 Cramer's V 对应的系数均为正值，说明子代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与其父代、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间的确存在显著正向的关联，佐证了上述回归结果。而随着子代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子代的多维相对贫困与其父代、父母亲多维相对贫困交叉项取值的关联系数 Cramer's V 明显下降。如当 Education<16 且 Health<4 时，子代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与父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母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父母亲多维相对贫困交叉项的关联系数分别为 0.350、0.329、0.384，而当人力资本存量提升后即 Education>=16、Health>=4 时，子代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与父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母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父母亲多维相对贫困交叉项的关联系数分别为 0.270、0.178、0.283。说明提升子代人力资本使其多维相对贫困状

表 6 K=1/6 时不同地区 Logit 模型回归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1)	(2)	(3)	(1)	(2)	(3)	(1)	(2)	(3)
父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	C	2.683*** (0.227)			3.534*** (0.287)			3.067*** (0.267)		
	O	14.636*** (3.316)			34.245*** (9.815)			21.484*** (5.740)		
母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	C		2.169*** (0.218)			2.818*** (0.253)			2.496*** (0.224)	
	O		8.753*** (1.911)			16.748*** (4.242)			12.133*** (2.713)	
父母亲多维相对贫困交叉项	C			2.507*** (0.212)			3.241*** (0.266)			3.081*** (0.238)
	O			12.269*** (2.601)			25.549*** (6.790)			21.770*** (5.18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917*** (0.546)	3.937*** (0.531)	3.813*** (0.547)	3.984*** (0.563)	3.895*** (0.529)	4.220*** (0.557)	3.309*** (0.636)	3.624*** (0.619)	3.411*** (0.661)
伪决定系数 R ²		0.479	0.446	0.478	0.384	0.329	0.373	0.609	0.592	0.635

表 7 K=4/6 时不同地区 Logit 模型回归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1)	(2)	(3)	(1)	(2)	(3)	(1)	(2)	(3)
父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	C	4.701*** (0.605)			4.894*** (0.946)			4.968*** (0.471)		
	O	110.017*** (66.607)			133.510*** (126.344)			143.676*** (67.686)		
母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	C		4.091*** (0.560)			4.699*** (0.966)			3.467*** (0.525)	
	O		59.796*** (33.515)			109.811*** (106.072)			32.032*** (16.804)	
父母亲多维相对贫困交叉项	C			4.787*** (0.653)			4.848*** (0.966)			5.269*** (0.850)
	O			119.933*** (78.274)			127.448*** (123.151)			194.290*** (165.19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331 (1.469)	-2.543* (1.341)	-1.720 (1.421)	-2.925 (2.412)	-1.749 (2.319)	-1.636 (2.343)	-2.263* (1.193)	-1.915** (0.940)	-1.738* (0.985)
伪决定系数 R ²		0.547	0.481	0.505	0.484	0.448	0.462	0.588	0.323	0.355

表 8 列联表分析

变量	关联测度变量	父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	母亲多维相对贫困状况	父母亲多维相对贫困交叉项
Education<16	Pearson chi ²	398.483***	353.370***	478.943***
Health<4	Cramer's V	0.350	0.329	0.384
Education>=16	Pearson chi ²	5.159**	2.248*	5.703**
Health>=4	Cramer's V	0.270	0.178	0.283

况与其父代、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状况间的关联强度变低，子代更易挣脱相对贫困代际恶性传递链条，意味着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对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阻断作用。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基于代际传递视角,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微观数据,通过构建A-F模型,测度我国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现状,在此基础上构建Logit模型进一步研究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最后采用列联表分析在此过程中人力资本的作用。主要得到如下结论。

(1) 我国劳动力外流人口整体上不存在严重的极端多维相对贫困,并且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有所改善。

(2) 劳动力外流人口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存在严重且长期的相对贫困。

(3) 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存在代际传递问题,并且父亲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对子代的影响明显高于母亲。

(4) 西部地区存在极端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中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存在的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程度更深。

(5) 在劳动力外流的过程中提升人力资本存量能够有效阻断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

5.2 建议

(1) 父代应以身作则,正向影响子代成长。父代特别是父亲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对子代的生活状况影响面广、影响程度较深。一是父代应努力工作,提升自我能力,在改善家庭成员福利水平的同时,关心子女的成长,重视子女的教育,注重子女的健康。二是作为一个正面榜样影响子代健康成长,正面教育子女,鼓励其子代积极向上、努力学习、提升人力资本存量,从而使得子代在未来能够改变原生家庭带来的相对贫困境遇的影响,挣脱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枷锁。

(2) 提高政府专项扶贫中人力资本扶贫资金比重,完善地方政府关于未成年子女教育和健康考核体系。一是通过国家财政提供制度化的经济支持,帮助进入高等教育的相对贫困家庭的孩子,确保教育机会公平。二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及时调整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的招生规模,给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相对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劳动技能培训。三是在未成年儿童健康方面,应将不同年龄段未成年儿童的营养健康量化指标纳入基层政府领导业绩和扶贫考核体系中,确保青少年健康成长所需的营养摄入。四是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健康咨询,确保其身心健康发展。

(3)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群众普遍受益。一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强化资金保障,增加西部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投资。二是稳定和盘活现有人才,注重人才培养,不断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三是提高社会保障基金整体水平,完善养老和工伤保险升级统筹,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制度,加强财政对贫困地区社会保障事业的支持。改善贫困地区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切断相对贫困的代际传承,实现永久化脱贫。

参考文献

- [1] 李永前.基于实证分析的云南藏区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调查研究——以德钦县为例.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4):153-160.
- [2] 钱力,彭瑞峰.政府引导、农户经济行为与相对贫困减缓.统计与决策,2021,37(21):89-92.
- [3] 李平,王巍,孔微巍.人力资本对贫困地区农村家庭产出的贡献——基于黑龙江省的实证分析.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42(8):58-66.
- [4] 李芝倩.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检验.统计与决策,2010,36(7):78-81.
- [5] 王亚红.城乡劳动力要素流动配置效果与优化策略研究——以河南省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0(5):105-111.
- [6] 尹志超,刘泰星,张诚.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2020,38(1):24-42.
- [7] 苗欣,吴一平.中国农村贫困户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分析——基于河南省12个贫困县1211份调查数据.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3):43-50.
- [8] Sabates-Wheeler R, Castaldo S A. Tackling poverty-migration linkages: Evidence from Ghana and Egypt.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8, 87

- (2): 307-328.
- [9] 刘彬彬, 崔菲菲, 史清华. 劳动力流动与村庄离婚率. 中国农村经济, 2018, 34(10): 71-92.
- [10] 栾青霖, 张力. 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 统计与决策, 2019, 35(1): 124-128.
- [11] Johnson D G. The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52.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4, 36(2): 175-182.
- [12] 蔡武. 农村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可行性研究. 上海经济, 2018, 35(4): 56-70.
- [13] 蔡昉, 王美艳. 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经济学动态, 2009, 50(8): 4-10.
- [14] 苏华山, 马梦婷, 吕文慧. 中国居民多维贫困的现状与代际传递研究. 统计与决策, 2020, 36(3): 57-62.
- [15] 林闽钢, 张瑞利. 农村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分析. 农业技术经济, 2012, 31(1): 29-35.
- [16] 张焕明. 农民工家庭贫困水平: 模糊收入线测度及代际传递性原因. 中国经济问题, 2011, 53(6): 31-43.
- [17] 毕璠, 高灵芝. 城市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流动理论的视角. 甘肃社会科学, 2009, 38(2): 16-19.
- [18] Cattell V. Poor people, poor places, and poor health: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capital.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1, 52(10): 1501-1516.
- [19] Pole R. The demand for health: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y Michael Grossma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74, 137(2): 279-280.
- [20] 张望. 能力视角下影响家庭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剖析. 农村经济, 2016, 34(3): 105-110.
- [21] Roberts J. Poverty reduction outcomes in education and health: Public expenditure and aid. London England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Mar, 2003(3): 213-219.
- [22] Mayer S E, Lopoo L M.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8, 92(1): 139-158.
- [23] 王志章, 杨珂凡. 教育阻断边疆民族地区代际贫困的具体路理——基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老窝镇的实地调查.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2(4): 100-110.
- [24] Sen A K. Poverty: An ordinal approach to measurement. *Econometrica*, 1976, 44(2): 219-231.
- [25] 姚兴安, 朱萌君, 季璐. 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测度及其地区差异比较. 统计与决策, 2021, 37(5): 10-14.
- [26] 王小林, 冯贺霞. 2020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 国际经验与政策取向. 中国农村经济, 2020, 36(3): 2-21.
- [27] 仲超, 林闽钢. 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4): 112-120.
- [28] 施琳娜, 文琦. 相对贫困视角下的精准扶贫多维减贫效应研究——以宁夏彭阳县为例. 地理研究, 2020, 39(5): 1139-1151.
- [29] 曹晓丽, 曹丽娜, 雒秋凡. 乡村脱贫攻坚的教育实现途径分析——评《教育与中国农村减贫》.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 41(6): 230, 261.
- [30] 郭丛斌, 闵维方. 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 高等教育研究, 2011, 32(9): 5.
- [31] Stenberg S. Inheritance of welfare reciprocity: An intergenerational study of social assistance reciprocity in postwar Sweden.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2000, 62(1): 228-239.
- [32] Lane R, Mead L M. 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 The nonworking poor in Americ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994, 25(1): 170.
- [33] Tomes B N. 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86, 4(3): S1-S39.

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LABOR OUTFLOW BLOCK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 ——BASED ON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Qian Li, Zhang Ke^{*}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Anhui, China)

Abstract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ance of relative poverty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whether the labor force can block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elative poverty in the process of outflow, and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promoting human capital in this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nd based on the microscopic data of China's household tracking survey project, the Alkire-Foster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measure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China's labor outflow population. And the Logit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study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the labor

outflow population, and then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in this process was analyzed with the help of contingency table. The results were listed as follows. There was no serious extrem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among the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nd the improvements in the situ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had been seen. There was serious and long-term relative poverty in the matter of education and living standard of the labor force outflow popul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was seen in labor migration population, and what's more, fathers had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ir children in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than mothers. There was a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problem of extrem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problem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 the central region was more serious than that in the eastern region. If the stock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process of labor outflow was been improve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of the labor outflow population can be effectively corrected. Therefore, parents should lead by example and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of their offspring. It's important for governments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human capital.

Keywords labor outflow;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human capital; Al-Kire-Foster model

.....

(上接第114页)

决策方案,加上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的加持,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会得到极大提升。以大数据支持下的农业智能机器人为例,农业智能机器人集成了机器视觉、GPS定位及各类传感器设备,在作业过程中除记录自身运行数据外还将采集农田环境信息作为智能决策的依据。在完成数据预处理、内容分析及数据挖掘后,智能机器人搭载的软硬件设备会根据数据类型分发到相应系统中,最后依托存储和管理模块生成智能控制决策系统,整体提升农业生产的智能化水平。

农业经营模式颠覆主要体现为“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模式。传统农产品营销模式难以有效链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息传导系统,而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搭建起的线上电商平台与线下一体化农产品交易平台可同时实现产品信息管理、农产品流通加速及农产品质量追溯,农产品销售途

径得以进一步拓宽,且价格陡增陡降、农产品直销等问题也将得到极大缓解。随着农业网络体系的完善和物流结构的优化,各地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的农产品经营网络还将呈现多元化发展特点,可帮助农户在参与农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加深对农业大数据技术和农业AI的认知,为后续农民踊跃参与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打下坚实基础。

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融合是未来农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在沃野粮仓上“种上”大数据,“栽下”人工智能,补齐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短板,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基金项目:北京城市学院科研项目(20201220)

文/王辉宇(北京城市学院,副教授)